

且说那伊豫介，自桐壶帝驾崩之后，次年即改任常陆介，赴常陆国就任。其夫人空蝉，也随同前往。这位曾咏“帚木”之诗的夫人，虽身在常陆，遥闻公子流放异乡，也不免私下为他哀惋。欲寄相思之情，又苦无鸿雁传书。筑波山至京都，虽也有传信之人，但总觉不甚妥当。因此几年来，二人音讯断绝。源氏公子滴居之期原本无定，后来忽遇赦免回京。第二年秋，常陆介任期已满。带眷属从逢场入关返京。正好那一日源氏公子赶石山寺还愿。纪伊守自京中到关上迎接父亲，便将此消息告知了他。常陆守闻此消息，决定趁天色未明动身，以免途中相遇杂乱。然而女眷所乘车辆太多，行动缓慢，一路邂逅前行，不觉已日上三竿。

一行人刚至打出①海边，便闻源氏公子已越过粟田山往这边而来。常陆守不及避让，公子的前驱已成群而至。于是只得在关山下车，将车驱入杉木林中，卸牛支辕，稍事休息。因公子重获稀世尊荣，便让源氏公子一行先过，前驱随从之人甚多。伊豫介眷属所乘之车，除前后不相接外，尚有十辆车子。车上五颜六色的女衫襟袖，露出车外，一望便知非乡间女子。源氏公子一见，觉得与斋宫下伊势时出来看热闹的游览车相似。众随从前驱纷纷注目这十辆女车。

时下正值晚秋，满林红叶色彩斑斓，经霜的秋草斑驳多彩，景致甚美。源氏公于一行出得关口，他们身上的服装多姿多彩，与秋景互为映衬，分外美观。源氏公子坐于车中帝内，差人唤出常陆介一行人中现已身任右卫门佐的小君，嘱托他向其姐空蝉传信：“今日特迎至此，可否谅解我心？”不禁又忆起往事，感慨万端。但众目睽睽之下，又不便详叙，心中一时怏怏不快。空蝉呢，也难忘昔日隐事，追忆旧情，颇感伤悲。她暗暗吟道：

“去日泪雨来如川，行人借认是清泉。”无奈源氏公子不得而知，心中独吟也是徒然。

石山寺礼拜完毕后，源氏公子一行正欲离寺。此时，右卫门佐从京中前来迎候，请公子原谅那日未随赴石山之罪。小君孩提时，深蒙公子怜爱，现官居五位，备受恩宠。公子突遭横祸，流放须磨时，他因惧惮权势，随姐夫到了常陆。故近几年来，公子对他略感不快，有些疏远，但却不形诸于色，仍将他视为心腹。常陆介的儿子纪伊守，现已调任河内守。其弟右近将监受公子牵连，被削去官职，流放须磨，现因公子重新得势而走了红运。小君与纪伊守等人，心中甚为妒羨，痛悔当初趋炎附势，眼光短浅。

此时源氏公子召小君前来，叫他传信与空蝉。小君却想道：“事已隔数年，我以为公子早将姐姐忘却。不知他竟如此记情！”只见信上写道：“前日相逢关口，足知你我宿缘非浅。可有同感否？但

地名逢坂胜堪喜，

未得相逢自枉然。我多羡慕你家那个守关人啊！”公子又对小君道：“我与你姐姐多年不见，如今竟似初次相识。而我念念难忘旧情，以作今日欢慰。只是提及风情之事，她又耍生气了。”说罢将信交与小君。这右卫门佐得信，倍感荣幸，连忙拿去送与姐姐，又劝她道：“公子乃情感之人，我原以为他早已将你忘却，殊料仍是一往情深，你应该写回信与他。虽充当这等使者，无聊乏味，但感于公子之情，也难以推脱。身为女人，情动而屈节作复，此罪可谅。空蝉此时比往常更为害羞了，一时心中颇难为情。但公子之信颇为难得。她不胜感动，遂提笔作复：

“议名逢坂待若何？犹自愁叹生难逢！往日之事犹如梦中。”空蝉可爱或可恨，源氏公子皆不能将她忘记。以后便时时去信试探她。

且说常陆介，此时已年老体衰，疾病缠身。自知将不久于人世，却舍不下这年轻的妻子，于是谆谆嘱咐几个儿子：“饿死后，或守或嫁，皆由她定。你等必须处处照顾，同我在世时一样。”日日夜夜反复叨念。空蝉念及丧夫之后，孤苦伶仃，凄凉无依，便怨自身命

苦，夙夜哀伤愁叹。这垂死之人也颇觉伤感。他担心身后之事，常作痴想：“不知儿子心地究竟如何？我死之后待她怎样？我得设法将灵魂留于世间，以便照顾此人。”他口上竟念叨出来。然而人生有限，留恋也是徒然。大限到时，谁也无法挽留，常陆介终于含怨而逝。

常陆介初死，儿子等尚能增守父命，对空蝉毕恭毕敬。但也只是表面如此，不顺心之事甚多。空蝉深知人世冷暖，故并不怨天尤人，只叹自己命苦。诸子中，淮河内守恋慕于她，待之较为亲切。他对她说道：“父所嘱托，我等谨记。若有用时，请随时差遣，定当效劳，毋须见外。”实却别有用心。空蝉想道：“我如今做得寡妇，乃前世冤孽。此子若是无礼，长此以往，定讨许多闲话。”因此自怨命薄，偷偷别发为尼。众侍女皆悲叹惋惜，但此事终是无可挽回。河内守闻讯，恨然说道：“她嫌恶于我，故尔出家为尼。时日众多，看她如何耐得住寂寞。如此贤慧，恐太无趣味吧！”

第十七章 赛画

藤壶母后甚为关心六条妃子的女儿前斋宫入宫之事，不时催促，盼望早日玉成此事。源氏内大臣也担心前斋宫没有关怀入微的保护人，曾经打算将她接到二条院，惟恐朱雀院见怪，便只好打消此念。他表面上佯装不知，实际却像父母一样在操持此事。

前斋宫将入宫为冷泉帝女御一事传到朱雀院耳里，他甚感惋惜。因深恐外人讥评，故没有与她通信。惟到入宫那日，才遣使将诸多珍奇礼品送至六条宫邸。诸如华丽的衣物，世间罕见的梳具箱、假发箱、香壶箱及各种名香，其间以熏衣香尤为珍稀，乃精研细磨，特别调制之珍品。此类礼品早用心置备，送时特意装横得分外美观，格外引人注目。恰好源氏内大臣来此，诗文长便将此事奉告，并请观看。源氏内大臣一见那精美绝伦的梳具箱盖。便知为名贵物品。一个装饰的小盒盖上装饰着用沉香木雕的花朵，那上面还题有一诗：“昔年别君加梯时，临行曾许‘勿再回’。神灵莫非闻此语，故叫永无重逢期？”

源氏内大臣读罢此诗，深有感触，觉得此事实在对不起朱雀帝。回首自己在清场上的固执性情，愈发觉得可悲可怜。心想：“朱雀院自斋宫赴伊势之日起，便一往情深。历经数年，才盼到斋它归京，以为可遂夙愿，岂料又逢此变，其心之所悲，可想而知。何况他现已退位，闲居静处，对世事未免妒羨。若换为我，不知心绪又当如何？”想到此处，不禁为触伤别人而深感歉疚。他对朱雀院，虽觉可恨，然也可亲。因此一时心烦意乱，茫然若失。

后来他叫侍女长传话于前斋宫道：“此诗如何作答呢？或许还有信吧，上有什么言？”前斋宫深感不便，而拒绝让他看。她此刻甚是懊恼，很不情愿给朱雀院复信。众侍女劝道：“若不作复，不尽人情，且对不起朱雀爷。”源氏内大臣闻此，只好道：“不作复委实不妥。略表心意，以了其心，也就罢了。”前斋它不知如何是好。昔年下伊势的情状又涌入脑海。当时惜别容貌清秀的朱雀院，她伤心饮泣。其时年纪尚小，童心却无端地感到依恋难舍。往事历历在目，感慨万千，不禁忆起亡母六条妃子在世的种种情状。她只以一首短诗作答：

“昔年临别聆君语，今日思忆更伤悲。”并犒赏来使诸多物品。

源氏内大臣极想阅此复信，但又不便启口。他想：“朱雀帝容貌俊美，宛若少女；前斋宫也妩媚娇艳，与之不相上下。真乃天生佳偶一双。冷泉帝年纪尚小。我若如此乱点鸳鸯谱，她定会生怨呢！”他想到细微之处，顿感懊丧不已。但事已至此无可挽回，只得教人为前斋宫入宫之事筹备，务使此事齐全周到。他吩咐素来信任之人修理大夫兼宰相，命他料理一切，切勿有误。自己便先进宫去。但又恐朱雀帝疑心，便丝毫不露操持入宫一事的痕迹，惟请安之意。

六条宫邪内原有诸多优越的侍女。六条妃子死后，有几人暂回娘家，现又聚集一处。邪内繁荣景象胜似昔日。源氏内大臣设想倘若六条妃子在世，定会觉得将此女抚养成人，毕竟

没有白费心血，必然兴高彩烈地料理这一切。他忆起六条妃子的性情，深觉此人实乃世间少有。如此品质，常人决不会有。就其风雅而论，此人也出类拔萃，故一有机缘，他必然想起她来。

前斋宫入宫之夜，藤壶母后也进它来了。冷泉帝听说有新女御将至，睡意顿消，打起精神于它中等候。就年龄看，冷泉院显得老成懂事。但藤壶母后还是叮咛他道：“有如此优秀的女御前来陪伴，你定要好好待她。”冷泉帝忖道：“与成人作伴，怕极难为情吧？”时至深夜，新女御才进入宫来。冷泉院一看，此人身材小巧，容貌文雅，举止端庄，实在可爱。他与弘徽殿女御早已伴熟，认为其人可亲可爱，故毫无顾忌。如今此新女御呢，神情庄重，令人心生敬意。加之源氏内大臣对其分外照顾，因此冷泉帝深感此人木可怠慢。晚上由两女轮班诗寝。白昼欲自由不拘地玩耍，则大都往弘徽殿女御那里去。权中纳言原希望女儿将来立为皇后，才将她遣入宫。现在却来了前斋宫，和女儿相争，他心里甚为不安。

且说朱雀帝见了前斋宫对饰盒盖上之诗的答诗后，对她更是魂牵梦索。恰好源氏内大臣前来参见，与之闲话种种旧事，顺便谈及当年斋宫下伊势时的情形。此旧事复提，但朱雀帝并不明示自己曾有得此女之念。源氏内大臣对此也佯装不知，只是想试探一下他对前斋宫的恋情深浅到底如何。便讲了诸多有关前斋宫的事。见其神情，相思之心甚深，便对他颇为同情。想道：“朱雀院对她如此难以释怀，想必此人一定生得天姿国色，只是未能亲见。”他很想见其一面，然此乃一厢情愿，放心中焦灼。再说此前斋宫生性甚为持重。若有轻浮之举，自然会让人窥见容颜。但随着年岁长大，性情越是端庄，也越小心谨慎。因此源氏内大臣也仅能于隔帘相会时，想象她是个温顺贤良的淑女而已。

冷泉帝身边已有两个女御陪诗，故兵部卿王便不能顺利地将女儿送入宫中。他深信皇上成年后，虽有此二女御陪待，也不会忘记自己女儿。便静静等候。那二女御也尽其所能，以得宠幸。

一切艺事中，冷泉帝对绘画尤感兴趣。想是因喜好之故，自己还可作一手好画。梅壶女御也长于此道，因此冷泉帝对她尤为喜爱，常至院中，一同涂抹丹青。皇上对殿上学画的青年人自是另眼相待，何况如此美人！作画时，她神情雅致，不拘主题，挥洒自如。偶尔斜倚案几，置笔凝思，姿态美妙可人，他甚感心醉，更是频频来此梅壶院，愈发宠幸她了。权中纳言生性争强好胜，闻此消息，心中大为不平，定要女儿与之相争。便召集众多优秀画家，选取各种美妙画材，特备最上等纸张命其各自作画。他认为故事画极富趣味，最直赏品，便尽量选取此类动人题材。此外他还将描写时令、节气景物的画，再加上新颖别致的题词，奏与皇上过目。

这些画极富意趣，因此是上便前来弘徽殿看画。但权中纳言又恐是上拿画给梅壶女御看，故不肯轻易取画出来，而藏之甚好。源氏内大臣闻之，笑道：“权中纳言还是孩子脾气片又向冷泉帝奏道：“他只知藏画而不肯爽快取出，呈请御览，以致我是圣心烦乱，实在不该！微臣有家藏古画，当即取来呈请御览。”便回至二条院，将藏于橱中新旧画幅取出，与紫姬共择新颖可爱的种种画卷。其中描写长恨歌与王昭君的画，虽然富有意趣，只因意义不详，便决定不予选用。乘此机会，源氏内大臣还打开保藏须磨、明石旅中图画日记的箱子，让紫姬看此类磨难之作。

这些画甚为感人。观者纵然不知根底原由，只要略解世事，乍一看，也会感动伤怀。何况夫妇二人历尽辛酸，心中伤痕依旧，对当年之事更难忘怀。见到这些画，便思当日之痛，怎能不悲？紫姬埋怨他不早些将这些画给她看，吟道：

“画作注樵乐，浮子忘烦忧。岂谅空阁里，独抱愁影过。你倒可借此自慰孤寂呀！”言下之意，甚为怨尤。源氏内大臣听了此诗，无限同情，便答道：

“感今叹昔堪悲泣，胜却遭难当年事。”忽然想：何不将这些画也给藤壶母后看看。便从中择出一帖不至让见者伤心的画，准备送去。当选至画有须磨、明石各浦风物的图画时，

心中便浮现出明石姬家中种种情景来，一时竟割舍不下。权中纳言闻知源氏内大臣正在整理画幅以呈御览，便更加用。已准备，连画轴、该纸、带子都刻意修饰，使其装璜更为美观。

时值三月，春光明媚，人心悠闲，正是风光伯人的季节。此时宫中，无甚重大节会，众人皆很寂寞，便以竞相搜集欣赏书画遣发时日。源氏内大臣想道：“如此竞赛，何不再将声势造大一点，这样陛下也可多欣赏些。”故特别国心搜集上乘之作，尽数送往梅壶女御宫中。于是两女御都有了意趣各异的众多画幅。梅壶女御选的全是古代故事画的杰作。这些画内容丰富，构图别致，引人注目。弘徽殿女御所选绘的，题材情趣盎然，多以当世珍奇情景为主。若论外表的新颖与华丽，弘徽殿更胜一筹。此时皇上身边诸宫女，凡稍稍具有修养者，每日品评议论，指短道长，皆以绘画鉴赏为事。

藤壶母后也至宫中。她也酷爱绘画，诵经念佛可懈怠，惟此事难以舍弃。见众宫女各抒己见，便将其分为左右两方：左方为梅壶女御，有平典诗、侍从内待、少将命妇等人；右方为弘徽殿女御，有大工典诗、中将命妇、兵卫命妇等人。这些人都是当今颇有名气的女鉴赏家。她们互相品前论后，各持己见，藤壶母后对此番见解也颇感兴趣。她便建议：“先将左方梅壶女御的物语鼻祖《竹取物语》中的老翁和右方弘徽殿女御的《空穗物语》中的俊前这两幅画并放一处，教两方共同来辨其优劣。

左方的人道：“在人们心中，这古代故事与赫映姬本人同样不朽。故事情节虽并不十分动人，但其主角赫映姬出污泥而木染，冰清玉洁，心怀清纯之志，终成正果升八月宫，足见宿缘之深。这原是神明治世时的故事，我等俗尘女子，是望尘莫及的。”

右方的人反驳：“赫映姬奔月，此乃天上事，下界无法深知真情。至于结局如何，谁也不得而知。就其在人间的缘分而论，投胎竹筒，可知身分低微。她的光辉虽使竹取老翁一家得以显耀，然未能入宫为妃，以照耀九重宫阙。那安部多为欲娶取，竟不惜千金买下火鼠裘，但忽然又被烧掉，此故事何味之有？那车持皇子明知蓬莱山可望而不可及，却假造一根玉枝骗她，结果自己受辱，也可谓无聊之至。”这《竹取物语》画卷是名画家巨势相览所绘，由名诗人纪贯之题字。画纸用的是纸屋纸，镶边用的是中国薄经。紫红的技纸，紫檀为画轴，装横倒也十分寻常。

右方的人又夸耀起自己的《空穗物语》画卷来：“俊荫远游中国，途遇风暴，漂泊到波斯国。虽人地生疏，但他毫不气馁，定要成就当初之志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学得绝世无双的弹琴妙技，名闻通这，又传话后世。真可谓妙才矣！此画笔法也兼备中国、日本两国风格，意趣丰富，天下无双。”这画底为白色，裸纸呈青，黄玉为画轴。作者为当代名人飞鸟部常，字由大书法家小野道风题写。整体观之，新颖多趣，光彩醒目。左方无言反驳，于是右方得胜。

其次比的是左方的《伊势物语》和右方的《正三位物语》两幅画卷。二者优劣，双方各执其词，难于定夺。但一般认为《正三位物语》以画卷华丽多趣见长，它将宫中情景，乃至近世各种风情习俗绘得活灵活现，美妙动人。左方的平典诗辩护道：

“珠晓伊势千寻海，怎可乱道为浅滩？怎能以如此庸俗低下之作，来诋毁业平的盛名？”右方的大或典诗随即反驳道：

“临驾霄汉俯头地，深海亦觉难为舟。”藤壶母后偏袒左方，说道：“固然不可忽视兵卫大君的高昂气度；但是五中将的盛名亦不可侮辱。”遂吟诗道：

“一朝方见即疑旧，岂可轻辱千古名？”

众侍女抗声争辩，谁也不服谁，终不能决定两卷画之优劣。那些青年宫女学识较浅，只得多方打探比赛结果。然而此事甚是秘密，皇上和母后的宫女也不得近身，外间更不知结局如何。此刻恰逢源氏内大臣进宫，见她们争论如此热烈，也对赛事颇生兴味，便道：“既然争论不下，就让陛下下来定夺吧！”他预料此后将有更大规模的赛事，因此开初不愿拿出上乘之作。见此情景，便心生一计，将须磨、明石二卷一并取来，加入其间。此时，权中

纳言也忙于制作精美画幅，惟恐落于源氏内大臣之下。源氏内大臣声明道：“此次比赛，当以旧藏为限；新作之画，无甚意味。”原来权中纳言特地设有一密室，让人在内作画，外人不得入内。朱雀院闻此消息，便将所藏佳作送与梅壶女御。

朱雀院所送的画中，有前代名家对它中一年内种种仪式的描绘，装饰极为精美且画意趣雅，上有延喜帝御笔亲题。又有描写朱雀院治理种种事务之画，其中还有斋宫当年下伊势时，在大极殿举行加林仪式的画卷。此乃朱雀院最为关心之事，故将当时情状细节具告名画家巨势以茂，命其用心描绘。此画甚为出色，收藏在一只华丽的透雕沉香木箱中。箱盖用沉香木雕的花朵装饰，新颖别致。朱雀院便命使者口传书信。此使者是在禁中兼职的左近卫中将。那画卷对前斋宫大极殿前临上轿出发时的庄严情景作了描写，并题诗一首：“身在禁外无缘逢，铭记昔日加梯时。”此外便无片言只语。梅壶女御收到这些画，觉得不作回复实在无礼。她沉思良久，便将当年所用的柿子折为两段，在其中一端上赋一诗道：

“禁中全非昔时景，但恋当初奉神时。”之后用宝蓝色中国纸包了此柿端，交与使者复呈朱雀院，且犒赏使者诸多优美礼品。

朱雀院阅罢林瑞题诗，感慨千万，恨不得光阴倒转，回复到在位之年。于是心中不免怨恨起源氏内大臣来，怪他当初未能玉成他和斋宫这事。这恐怕便是昔年放逐源氏的报应吧！朱雀院所藏画卷，经前太后之手而转至弘徽殿女御宫中者甚多。还有尚待俄月夜，是酷爱书画的雅人，也藏得许多精品。

赛画的日期已择定下来，时间虽是仓促，赛场却布置得精致而风雅。双方的画都已送到。五座临时设在清凉殿旁宫女们的值事房中。玉座之北为左方，之南为右方。其余允许上殿之人，都在后凉殿的廊上守坐，各自维护一方。左方的画放在一只紫檀箱中，紫檀箱搁在一个苏杨木的雕花台座上。紫檀箱上盖着紫色的中国织锦，下面铺的是红褐色中国绶绸。六个女童当差，她们身着红上衣和白汗衫，里面衬衫也为红色，有的则为紫色。相貌与神情都傲然不群。右方的画放在一只沉香木箱中。此箱搁在一只嫩沉香木的桌台上，下面铺着蓝底的高丽织锦台布。扎台布的丝绦及桌台脚上的雕刻，都甚为新颖别致。童女身着蓝色上衣与柳色汗衫，里面为橡棠色衫子。双方童女各自将箱抬至皇上面前。皇上那面的宫女，属左方的在前，属右方的则在后，服装颜色两方各异。

皇上宣召源氏内大臣和权中纳言上殿。是日，源氏的皇弟帅皇子也前来觐见。帅皇子生性喜好风雅，对绘画一事尤感兴趣。或许源氏曾预先暗中劝他来，所以并无正式宣召，恰好此时入觐。皇上便宜他上殿，命他为评判之人。

左右两方带来的画，无不精妙绝伦，优劣一时难定。朱雀帝送给梅壶女御的四季风景画，皆为古代名画家精选优美题材，笔调流畅，毫无滞涩之感，妙不可言。只因此乃单张纸画，篇幅有限，不能尽显山水绵延浩瀚之趣。而右方新作之画，只是勉强尽笔，过于粉饰，因而意趣甚浅。但因画面华丽热闹，乍一见也不免叹美，似乎不让古画。如此多方争论不休，今日的赛况更是多姿多彩，兴味无穷。

藤壶母后也将御膳堂的纸隔扇打开，观赏于倒。此母后精于画道，今日参与赏鉴，令源氏内大臣不胜欣慰。帅皇子每逢难于判断孰优孰劣之时，便向她请教，受益匪浅。

评判尚未至终，天已入夜。赛程轮到末次时，左方捧出须磨画卷，这使权中纳言看了心中发怵。右方也煞费苦心，以最优秀者为压卷之作。岂料源氏公子原本画技非凡，况且此须磨卷为他蛰居时所作。画时聚精会神，从容仔细，真可谓绝世佳作。众人见此画卷，便如睹源氏公子当日邓栖独处，伤心落魄之状。帅皇子以下之人，无不因感动而流泪。这些画卷，将各捕各脱之是尽行绘出，皆为众人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各处均以变体的草书汉字和假名题词。并非用汉文写成的正式的详细日记，而是记叙中夹有极富风趣的诗歌，令人百看不厌，不忍释卷。众人全为此画吸引，竟无暇虑及身外之事。刚才所见之画，皆逊于须磨画卷，索然无味，而此画卷意味之深，颇耐咀嚼。果然这画压倒一切，左方获胜。

天将破晓，四下沉寂，气象清幽。赛事既毕，便开筵共饮。源氏内大臣把盏纵谈往事，对帅皇子道：“我自幼痴迷学问，父皇料我将来略有成就，因曾训诫：‘世人过分看重才能与学问，或许因此之故，学问渊博之人，能兼具寿命与福分者，委实不多。你生于名门望族，纵然全无才学，亦不劣于他人，所以毋需深入此道。’因此父皇只教我如何玩弄技艺，再不教我修习学问。我于技艺，虽不稚拙，但并无特长。推绘画一道，虽乃小技，我却常想全心钻研，务求能画得称心如意。岂料后来竟成了渔樵之人，目睹了海边各处的真实景况，毫无遗漏地赏玩了种种风物。然而笔力不足，不能尽情表达其间深奥的风趣。因此若无机缘，便羞以示人。今日冒昧请教，深恐世人将讥我如此好举。”

帅皇子答道：“无论何种技艺，若不潜心研习，终无成就之望。但各种技艺，均有师匠法则。若能从师随法研习，深浅暂且不论，总可仿效师匠，有所增进。惟有书画与围棋之道，极为奇特，全赖天赋。常见平庸之辈，并不深入研磨，推凭天才，便可长于书画，精通棋道。富贵子弟，亦有出类拔萃者，能通晓百般技艺。父皇膝下我等皇子、皇女，均研习各种技艺。惟我兄长最为父皇器重，亦最善承受教益。因而文才之渊博，自不待说。至于其他诸艺，弹琴为最，其次横笛、琵琶、箏，无所不精。父是曾如此裁定，世人也都赞同此道。论及绘画，皆认为非我兄之特长，仅为起兴时舞弄笔墨罢了。谁知竟如此高明，纵是古代名家，也会寒颜三分，何况平庸文人！令人难以置信，真觉得毫无道理！”话至此处，已语无伦次。大约是酒后易激动之故吧。故提及铜壶院往事，他便黯然垂泪，萎顿不堪了。

此时是二十日过后，月亮初升。月光未入室内，环境清幽宜人。源氏内大臣一时雅兴大起，便命人将书司所管的乐器取出，权中纳言操和琴。源氏内大臣自然擅长此道，但权中纳言也是此中高手。于是帅皇子弄箏，源氏内大臣操七弦琴，少将命妇弹琵琶，又在殿中选定一位才能卓越之人按拍子。高手联袂合奏，委实美妙风趣。天幕渐开，庭前花色与尊前人影，都逐渐清晰可辨。鸟声婉转，朝气勃发。此时便由藤壶母后颁赐福物。帅皇子屈尊受累，另赐一袭御衣。

此后数日，宫中一时以品评须磨画卷为乐。源氏内大臣说道：“此须磨画卷请留存于母后处。”藤壶母后也极想细致赏阅，便欣然接受，回答道：“让我慢慢地欣赏。”此次赛画令冷泉院十分称心。源氏内大臣心中甚是高兴。权中纳言见源氏内大臣在区区赛画小事上竟如此偏袒梅壶女御，深恐女儿弘徽殿女御失宠。但念皇上一向亲近弘徽殿，对她仍然顾念周至，便觉得不管源氏如何偏袒，也无甚可怕。

源氏内大臣欲增设诸多朝廷重要节会议式新制，以便后人引为传述，言冷泉帝时代便有其先例。即便赛画那种非正规的娱乐小事，他也苦心设计，务求完美。这真可谓鼎盛之世了。然而源氏内大臣仍痛感人世难测，闲暇之时常思虑：等到冷泉院年事稍长，便撒手遁入空门。他想：“试看先前古人：大凡年华鼎盛、官高位尊、出人头地者，大都难以长享富贵。我在当代，尊荣已至巅峰。全赖其间灾祸沦落依托，故得福寿至今。今后倘再痴恋富贵，恐寿命难永。倒不如循太空门，潜修佛法，既可为后世增福，又可消灾延寿。”便在郊外峻峨山乡选定地域，建造佛堂。同时命人雕塑佛像，置办经卷。但他又想按己意愿抚育夕雾及明石姬所生女孩，亲见其成长。故此出家之事，便搁置起来。究竟作何定夺，那就难以预料了。

第十八章 松风

却说源氏内大臣二条院东院修建之事即毕，遂将花散里迁居至西殿和廊房里。其他家务办事处及家臣住所，皆有相应安置。东殿留待明石姬居住。北殿异常宽敞，因此隔成许多房间，布置舒适设备，甚是周全精雅。凡以前一时结缘而许以终身之女子，源氏内大臣均将其集中于此。正殿闲着，自己偶尔来此休息，故也置有必要用具。

他不时传信于明石姬，劝其早日入京。然明石姬自知身份卑微，未敢贸然应允。她想：“传闻京中身分高贵的女子，公子对她们尚若好若离，似爱非爱，反而增添痛苦。我身上究竟有何殊优，敢入京争宠呢？我倘入京，只能泄我微贱，徒增那孩子耻辱罢了。料想她来世间，必定不易。若我在京望眼欲穿专候其临，必耻笑于人，自讨没趣。”她颇感烦恼。但又转念：“倘教这孩子就此生长乡间，不得享受应得荣贵，也太委屈她了。”因此她又不敢埋怨公子而决然拒绝。

其父母亦以为这顾虑不无道理，却惟有相望悲叹，无计所出。明石道人忽然想起：他夫人已故祖父中务亲王，尚在京郊峻峨地方大堰河附近遗有一所官邸。这亲王后裔零落，官邸无人继承，故久已荒芜。这领地如今由一前代管家照管。明石道人便找来此人，同其商谈：“我已绝缘尘世，决意从此隐居乡野。谁料今已暮年，又逢意外，想于京中再寻一所住宅。然若即刻迁居闹市，又觉有些不妥。因凡惯位乡村者，住闹市定极不相适。故想起你所管之官邸。若修理后尚可住人，请立即动工，一切费用由我奉送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那人答道：“这宅子因多年无人照管，业已荒芜残败。我也只将那几间旁屋稍加修班，凑合住下。今春源氏内大臣老爷在那地方建造佛堂，附近有许多民夫来往如织，甚为嘈杂。这佛堂格外讲究，营造民夫极多，若欲在那地方找一清静之所，我以为极为适合。”明石道人道：“这倒无妨。实言相告，我们与内大臣有缘，正欲托其前庇呢。至于屋内装饰，我们自有主张。当务之急，乃速把房屋大体修缮。”那人答道：“这非我之产业，亲王家又无人继承。我业已拨熟乡间闲静，因此长年隐居那里。领内田地，早已荒芜殆尽。我曾向已故民部大辅请求，并送其丰厚礼物。蒙他赏赐，我才生有所依。”他怕失去田产，因此那张松皮似的脸变了形，鼻子通红，嘴巴高蹶，毛发蓬乱。明石道人知其意，忙答道：“你不必担忧，那田地之事，我们一概不管，仍然由你管领便是。那些地契房产尚存于我处，惟因我早已不问世事，放那方土地房产多年来未曾清理。此事留待将来再作计较。”这管家透其话语，知其与源氏内大臣有缘，颇感此事棘手，只得作罢。此后便于明石道人处领取丰厚修缮费用，赶紧修缮那宫哪。

源氏内大臣并不知晓明石道人有如此打算，惟不解明石姬为何不肯入京。深恐让小女公子孤零于乡下，而遭后世讥议，成其一生污痕。大堰邻宅修葺竣工后，明石道人才将此事详情报知源氏内大臣，此刻他才顿悟：明石姬一直不肯迁居东院，原是此故。他觉得此事思虑得甚为周全，饶有趣味，心动中甚是欣慰。再说那惟光朝臣，凡源氏内大臣一切秘事之策划料理，素来少不得他。当然，这回也就派他去大堰河，其悉心办理邸内一切应有设施。惟光归后报道：“那地方是致极佳，胜似明石浦海边。”源氏内大臣想：如此风水宝地，此人住了倒挺相配。源氏公子所建佛堂，位于峻峨大觉寺南，面临一流瀑布，雅之趣皆在其中，比之大觉寺并不逊色。大堰处明石邸宅，临河流，居松间。松间美景不可言喻。其正殿简朴，别具山乡意趣。内部装饰布置，均出自源氏内大臣之手。

源氏内大臣密派心腹几人，暗赴明石浦迎接明石姬。此次明王姬已无法拒绝，只得决意赴京。但要辞别这自小生长的浦滨，又觉恋恋不舍，念及其父自此将独居浦上，定然凄凉孤寂，更觉于心不忍，烦乱悲伤不已。她自恨此身何以如此多愁，却艳羨那些与源氏无缘之人。其父呢，近数年来，朝夕企盼源氏内大臣迎接女儿入京，今已遂夙愿，自然欢欣无比。然念及夫人将随女儿入京，此别于老夫妇俩几成永诀，故心中不胜悲怜，痛苦不堪。明石道人昼夜怅然若失，嘴里反复唠叨：“如此，我将不能再见小宝贝了么？”此外再无他言。夫人也很悲伤，她想：“我俩遁入空门，多年来不曾同枕。今后教他独守空浦，又谁来照料他呢？即便是邂逅相逢，暂叙露情之人，于‘彼此已熟识’后“慕地生离别”，也免不了要伤心；况我俩乃结发夫妻，他虽天性清高自傲，难于亲近，然这也另当它论。既为夫妇，选定此浦为终老之所，总想干‘修短不可知’的有生之年共享天伦之乐。如今忽然别离，几为永诀，怎不教人愁肠寸断？”众年轻传女，早已厌恶寂寞乡间。今即将迁居赴

京，皆不胜欢喜。但念今后无线再见这海边胜景，又觉难以割舍，看看那奔腾往返的波浪，不觉泪已湿透襟袖。

秋风秋雨愁煞人，哀怨楚楚泣人心。动身之日破晓，秋虫烦乱，风声凄凄。明石姬眺望海边，但见明石道人已起身，比半夜诵经时刻还早。他正暗吸着诵经拜佛。此乃喜事，不会有不吉言行，却谁也难禁泪下，小女公子相貌格外令人动心，外公视其为掌上明珠，常爱不释手，生怕委屈了她。当然，小外孙女也异常亲近他，一刻不见，便要吵闹。他念及自己为出家之人，应绝红尘凡念，便要疏远这小女公子。然而片刻不见，又觉胸中空落，极为难受。便吟诗道：

“幸汝一生荣贵福，晓风歧路老泪横。”哎呀，此话不祥疗急以袖揩净老泪。其尼姑夫人唱和道：

“当年联袂辞帝京，今朝挥手马不行。”吟罢竟黯然下泪，这也难怪。她回首积年夫妻恩深，觉得今朝仅为此无底宿缘而忽然抛弃，复归曾弃之京，实非明智之举。明石姬也吟诗道：

“此去渺无迹，无常事难知。依女儿之意，父亲最好陪送我们入京。”她言辞恳切。但明石道人道：“因诸种原因，难以脱身。”然而念及女眷一路有诸多不便，又异常担忧。他道：“当年我为你而辞别京都，隐居乡野。实指望在此任国守，以便朝夕悉心教养你。谁料就任后，便遭遇请多患难，以致穷困潦倒。如今返还京都，只是一个衰败的老国守，实无力改变家道衰落的苦难生涯。于公于私，皆落得一个愚笨的恶名，而以此导及祖先名声，实若剃心。我辞京之时，皆以为我必入空门。我也觉得世间名利淡薄，弃之不足惜。但见你年事稍长，更显聪慧伶俐，又觉得我无理将此明珠埋于沙中。唉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为子女而悲痛，竟永无晴朗之时。于是拜倒求佛，但愿自身命穷，切勿累及子女，任其沦落乡野。长抱此愿，以图将来。果然事出意外，与源氏公子喜结良缘，真乃可庆之事。但因身份是韩，念及你回后前程，又不免顾虑万千，终日愁叹。后来有了这掌上明珠，方信命定宿缘不浅。教他于此海边度日，实甚委屈。料想这孩子必将秀于世人。我日后不能见其成长虽感可悲，但我身既已决心绝缘尘世，便无他顾了。我这小外孙女身上有荣贵福相。她偶生乡野，暂时扰乱我这村夫心目，此乃前缘所定吧。我好比天上神仙偶尔堕入三途恶道，暂时承受一番痛苦，今日便成永别。日后听闻我之死耗，也不必为我追荐。古语道：‘大限不可逃’，切勿伤心广其语气甚为坚决，复又说道：“我尚在人世一日便存一丝尘心，于昼夜六时的祈祷中，定要为我这掌上明珠祝福呢。”言及小外孙女，眼泪又欲流出。

去京若走陆路，则车辆繁多，格外惹眼。若分为水陆两路，则又太麻烦。缘于京中来使也常避人耳目，于是决定全体乘船，暗中前去。

辰时出发，一行船在古人所咏唱的“浦上朝雾”中渐渐隐去。明石道人目送行舟渐远，心中甚觉悲痛，怅然若失，难以自解。船里的尼姑夫人离开了惯居之乡而重返早已陌生的京都，也感慨万千，不禁下泪，满流颜面。对女儿吟道：

“欲登彼岸心若失，舟至中流复折回。”明石姬答诗云：

“浦滨更度几春秋，忽向浮槎入京都。”这日恰逢顺风，走完水路，舍舟登陆，乘车抵达京都，不曾延误时日。为避外人非议，一路极为小心谨慎。

大堰的邸宅也颇具意趣。比起居恨之浦土，极为相似，并未有生疏不适。惟回首旧事，感慨颇多。新筑廊房式样新颖别致，庭中池塘也雅致可爱。内部设备虽不周全，却无大碍。源氏内大臣吩咐几个心腹家臣，赴邪内举办迎接贺筵，为其洗尘接风。只因诸多不便，他本人何日前访，尚须仔细思虑。转眼已过数日，明石姬未见源氏内大臣一眼，心中甚感悲伤。她不禁思念故乡，终日更感孤寂无聊，便取出当年公子所赠之琴，独自弹奏。时值暮秋，景物凄凉。独居一室，忽意弹奏。弹奏片刻，松风飒然而至，应和琴声，更出无限忧伤。那尼姑母夫人正倚窗悲叹，闻悉琴声，即兴吟道：

“独寻幽山静，松涛犹旧音。”明石姬和诗云：

“欲托琴音怀故交，他乡知音何处寻？”

明石姬如此度送日月，恍惚又过数日。源氏内大臣欲见明石姬之心不堪再忍，便不再旁顾，决意访问大堰。他尚未详告紫姬此事，深恐她会从别处探得，反倒不好，便如实告诉了她。又对她道：“桂院有些事，已搁置久远，今务须亲往处理。另有约定采访者，正于附近盼望，不去委实过意不去。再则峻峨佛堂里的佛像，尚未装饰完毕，也得去照料一下。略要耽误三两天吧。”紫姬曾旁知他突然营造佳院，便估计是为明石姬所造，如今果然不假，心中甚觉酸楚，答道：“你去那边两三日，怕斧柄也要烂光吧？教人等煞呢！”脸上露出不悦之色。源氏内大臣道：“你又多心了！众皆谓我不同往昔，惟有你……”一番甜言蜜语后，已日近中天。

此次微行前往，随行者也只几个心腹。日暮时分方抵达大堰。昔日沦落明石浦时，虽着简装便服，其风姿也让明石姬赞不绝口。何况此时官袍加身，且精心装扮，其神情之贵艳竟是世间仅有。她见了心惊目眩，愁云顿消，禁不住心花怒放，喜形于色。源氏公子到得哪内，觉一切皆令人喜爱，尤其见了小女公子，格外感动，深悔父女隔绝太久，好生可惜！他想：“葵姬所生夕雾，世人盛誉为美男子，惟因太政大臣乃其外祖父，碍于权势颜面不得不颂扬罢了。这小女公子年仅三岁，便已美若天使，将来可想而知！”但见她向人微笑时，那天真无邪的娇痴模样实在教人爱怜！那乳母寓居乡野时，形容枯槁，如今已养得甚为丰丽。她东拉西扯将小女公子详情诉于源氏公子。公子想像其村居生涯：终日与盐灶为伍，满面尘灰烟火色。甚觉可怜，便以善言安慰。又对明石姬道：“这地方也甚偏僻，我来去不甚方便。不如迁居东院吧？”明石姬答道：“初来乍到，尚且生疏，待过得见时，再作理会。”此言确有道理。这晚两人缠绵悱恻，直至天明。

邸内有些地方尚须修缮。源氏公子召集原有及新增人员，吩咐他们分别办理。凡附近领地差役，闻知公子驾临桂院，皆聚集院内恭候，此刻又涌入邻内拜见。公子令其整理庭院中遭损树木。他道：“这院中好些装饰石头已滚得不见踪影。若修整得雅观，这也是个颇富意趣的庭院。但若修得过分讲究，也是徒然。因这不是久居之所，修得太好，离去时恋恋难舍，反增诸多痛苦。”他追述滴居明石浦时旧事，时笑时哭，恣意畅谈，神情轩昂洒脱。那尼姑窥见公子风采，顷刻忘老解忧，不胜欢颜。

源氏公子令人重疏东边廊房下的泉水，自己也脱下官袍，仅剩内衣，躬身指示，其姿态格外优雅。那尼姑看了赞叹不绝。源氏公子忽见旁有佛前供净水器具，遂想起那尼姑，道：“师姑老太太也住此处么？我犯不敬之罪了。”便命取官袍来穿上，走至尼姑居处帷屏旁，道：“小女能长得如此完美无缺，全仗太君修善积德。太君为了我等，竟舍弃心爱的静修之处而重返尘世，实乃恩重如山。而老大人独居浦上，此间定多牵挂。种种照拂，不尽感恩！”言辞极为清真意切。尼姑答道：“能蒙公子体谅我重返尘世之苦心，老身苟延至今，也不算枉度岁月。”言毕流下泪来。略顿片刻，又道：“这颗小花，生长于荒瘠之壤，委实可怜。如今移植丰壤，定当繁荣茂盛，娇贵艳丽，诚可庆喜。推恨托根太浅，不知有否障碍，深为担忧啊！”言辞极显风趣。公子便与她叙旧，追述尼姑祖父中务亲王居此邸宅时的情状。此刻泉已流通，水声淙淙，如泣诉旧情。尼姑便吟诗道：

故主重至不相识，泉咽幽语昔日情。”源氏公子听过，觉此诗甚为质朴，且语气谦逊，诗情极为雅致。便答吟道：

泉声犹念昔年事，故主今非昨日音。”往事实乃令人恋慕啊！”他一面沉思往昔，一面徐徐站起，姿态极为高雅。尼姑觉得他确是绝世无双的美男子。

源氏公子来峻峨佛堂。他规定：此处佛事，每月十四日普贤讲，十五日阿弥阳讲，月底释迦讲。此乃必须，无须多言。此外他又增设诸种佛事。至于佛堂装饰诸事，均有指示。至月上当空，方回大堰邪。此时他忆起昔年明石浦月夜情景。明石姬知他心思，便随机取出

那张公子当年所赠之琴，置于其前。此刻源氏公子正莫名凄怆，不堪忍受，便弹奏一曲，以倾积郁。弦调尚同昔日，毫无改变。故弹奏之时，昔日情景跃然眼前。遂吟诗道：

“琴未负昔时盟，方信未绝旧日情。”明石姬答道：

“弦音沥沥永不改，聊慰深情托相思。仙韵一曲舒愁肠，松涛隐隐含泣音。”二人吟诗唱和尤为和谐相称。明石姬为此分外欣慰。

明石姬姿容，闭花羞月，叫源氏公子恋恋难舍。小女公子娇姿，更使他百看不厌。他想：“如何安置这小宝贝呢？若暗中抚育，确能避人耳目，但如此委屈她，我怎舍得！不如携至二条院，作紫姬女儿，以便悉心教养她。将来送其入宫，尚可免遭世人讥评。”却又深恐明石姬不允，不得已将此念隐于心中，惟有对小女垂泪。小女公子初次见父尚显羞赧，后渐熟识，也与他言笑、搏玩，亲近于他。源氏公子便愈觉其女聪慧伶俐，娇美可爱。他抱了她，父女二人容貌相映，更加漂亮光及！可见他们宿线不浅。

翌日，预定返京。因为惜别，清晨起身略迟。他预计径直返京。但京中达官显贵来者甚众，此刻皆汇聚桂院。另有众多殿上人直至邸内迎他。源氏公子对此颇为懊恼，道：“真无可奈何！如此难找之所，他们凭何而来户外面人声喧嚣，他只得出去。临别无限伤心，脸上毫无神采。走至明石姬房门，不觉缓步停下。碰巧乳母抱着小女公子出来。源氏公子见后，不忍舍她而去，便伸手抚其秀发，道：“我爱她过分。一刻不见，便觉心中空空，一无所措。这如何是好呢？此地真乃‘君家何太远’”乳母答道：“昔日久居乡野，想念得好生痛苦！如今到得京中，倘再不照护，便更不如昔。小女公子伸出小手，扑向其父，要他抱。源氏公子便坐下来，拖了她，道：“怪哉，我一生忧患，竟无尽时！这孩子片刻不见便觉痛苦。夫人呢？何故不同来送别？即便再见一面，亦可得暂时安慰啊！”乳母笑着，进去告知了明石姬。明石姬此时正愁肠百结，躺卧于床，难以起身。源氏公子觉得未免太娇贵了。众侍女皆催她即刻出去，不应叫公子久候。她才强作起身，膝行而前，将半身隐于帷屏后，姿态异常优美高雅。如此娇艳模样，即便呈女，也无过善之处。源氏公子撩起帷屏垂布，向她倾诉离情。

终于告别。源氏公子走出几步，回头一望，但见向来羞涩不前的人，此次竟倚门挥手相送。明石姬举目一望，觉其真乃仪表堂堂的美男子！其身体本来瘦长，如今略胖了些，便更加匀称了。服饰也很得体，十足内大臣风度，裙裾上竟也泛溢出风流高雅之气来。

昔年削职去官的右近将监，早已复职任藏人之位，且兼卫门尉之职，今年复又晋爵。如今威武堂皇，神气十足，迥异昔年。此刻他手握内大臣佩刀，侍立于内大臣身旁。右近将监瞧见一熟识传女，便一语双关道：“昔年涌上的厚恩，我终身铭记。但此次多有失礼：清晨醒来，便觉此地板似明石浦，却无法写信与你，以资慰安。”那传女答道：“此穷僻山乡，荒凉不亚于朝雾漫天的明石浦。况亲友凋零，连苍松也非故人。承蒙你不忘旧情前来问候，甚感欣慰。”右近将监觉得此侍女误会太深。原来他曾暗恋明石姬，故如此言语。此侍女却深误他有意于己。右近将监甚觉无趣，便淡然告别道：“改日再来拜访吧。”遂随公子告辞。

源氏内大臣衣冠楚楚，前驱者高声喝道。头中将兵卫督陪坐于车后。源氏内大臣对其道：“我这简陋不堪之所竟被你们找到，真遗憾！”样子颇不愉快。头中将答道：“昨夜花好月圆，我们未曾奉陪，深感抱歉。因此今晨冒雾前来候驾，以补过失。山中红叶尚未红艳，可野间秋花正茂呢！昨日同来某朝臣，途中放鹰猎取鸟兽，不料落于后面，如今不知如何？”

源氏内大臣决定今日于桂院游玩，便命车驾转赴该地。桂院管家慌忙置备筵席，奔走忙碌，满院嘈杂起来。源氏内大臣召见鸿鹅船上的渔夫。他听其口音，便忆起须磨浦上渔夫的土语。昨晚于峻峨野间放鹰狩猎的某朝臣，将一串以获技所穿的小鸟作为礼物送上，以证明他曾经狩猎。觥筹交错，酒兴大酣，不觉过量。河边散步，深恐失足。然而酒醉兴浓无暇顾及，遂于川过盘桓一日。诸人皆赋绝句。晚间月光皎洁，倾泻而下。此间正值音乐

盛会，但闻弦繁管急，甚为热闹！弦乐推用琵琶与和琴，笛类则命增长此道者吹奏。笛中所吹曲调，甚合秋天时令。水面风来，与曲调相和，更富雅趣。此时月亮高升，乐音响彻云霄，仿若仙乐阵阵。

夜色渐深，京中复来四五个殿上之人，这些人皆侍候于御前。宫中举行管弦乐会时，皇上曾言：“六日斋戒，今已届满，源氏内大臣必来参与奏乐，为何久不见人？”有人启奏：“大臣正赏游嵯峨桂院。”崖上便遣使前往问候。同往钦差为藏人并，带来冷泉帝之信。其中有诗道：

“院近檐宫桂，料得清光香。我很是羡慕！”源氏内大臣对未能参与宫中奏乐一事深感歉意，让使者传述冷泉帝。但他觉此间奏乐，盖环境不同，颇有凄清之感，意趣反胜于宫中。遂换盏添旧，复增醉意。

此间未曾备有犒赏品，便遣人去大堰邸内取，嘱咐明石姬：不必格外丰厚。明石姬即将手头现成两担衣物交与使者送上。钦差藏人并急欲返宫。源氏大臣便赠钦差女装一袭，并答诗道：

“徒有佳名寒宫桂，苦雾朝雨漫山乡。”意在企盼日光照临，即盼望冷泉帝行幸此地。钦差去后，源氏内大臣于席上闲吟古歌：“我乡乃校里，桂是陪官生。为此盼明月，惠然来照临。”因此想起淡路岛，便谈及躬恒猜疑“莫非境相异那曲古歌。席上闻此伤怀，不胜感慨，竟有人带醉而泣。源氏公子吟诗道：

“苦去乐来日，月华监手傍。昔年渺茫路，遥盼此清光。”头中将接着吟道

“浮云暂蔽明月光，

清光此夜照万方。”右大井年纪甚长，桐壶帝时代就已在朝，圣眷优厚。此时他追怀故主，便吟诗道：

“皎月舍弃天宫去，沉落深山在何方？”席上诸人皆赋诗相和，甚为热闹，好不快意！源氏内大臣谈笑风生，亦庄亦谐。众人皆愿看其千年，听其万载，永无尽时。但逗留已有四天，今日必须返都。便将各种衣服分赐众人。众人遂将所赐衣服招手肩上，于雾中朦胧闪光，异彩纷呈，望去几疑为庭中花草，景致分外别致美观。近卫府中几个舍人，因精通神乐、催马乐或东游等歌，亦随待于侧。这些人游兴未尽，便唱着神乐歌《此马》之章，并和乐起舞。源氏内大臣以下，大都脱下身上衣物赏赐之。那些衣服披于肩上，红绿错综，恍若秋风中翻飞的红叶。如此大队人马喧扰返京。大堰邸中人遥闻声息，颇感落寞，皆怅然若失。源氏内大臣不曾再度辞别明石姬，也是心绪难宁。

源氏内大臣返回二条院，休想片刻。然后将嵯峨山中情状详告紫姬。他道：“唉，我延误一日回家，好生懊恼。推怪那些好事者硬留我住下，乃至于今日疲惫不堪，”说毕便入室睡觉。

紫姬心中依旧甚为不悦。源氏内大臣佯装糊涂，开导地道：“你与她身分悬殊，怎能同她比较？你应该想：‘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二者毫无干系才是，’”预定今宵入宫。此时他转向一侧，忙于写信，恐是写给明石姬。从旁望去，但见写得甚为认真详细。又见其对使者耳语多时。众传女看了皆甚不悦。本想今宵留宿宫中，但因紫姬心境颇劣，终于深夜回家。明石姬的复信早已送至。源氏内大臣并不隐藏，公然于紫姬面前拆阅。信中并无特别让她懊恼伤心的词句。源氏内大臣便对紫姬道：“你就撕毁此信吧！此类东西颇令人厌烦。置于此处，与我年纪极不相称。”言毕，传身矮几，望着灯火出神，淮心中念叨明石姬，再无他言。

那信展于桌上，紫姬却不正眼相看。源氏内大臣道：“你装作不看，却又偷看。你那眼色才教我不安呢！”言毕莞尔一笑，其态娇憨可掬。他靠近紫姬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她已为我生下一小女公子，煞是伶俐可爱。可见前世宿缘甚深。然其母身分低微，我不敢公然将其视为女儿抚养。因此我颇烦恼。望你体谅我，替我想个主意，凡事你作主吧！你道如何是好？接她来由你抚育，好么？今已是娃子之年，这无辜孩子，我怎忍心抛舍她？我想给

她穿一裙。若你不嫌褻渎，请你替她打结，好么？”紫姬答道：“我全没料到，你竟如此不了解我！你倘如此，则我惟有撒手不管了。你应知晓，我最喜欢天真烂漫的孩子。此孩子这般年纪，该是何等可爱啊！”她脸上微露笑意。原来她天性喜爱小儿，故格外想得此女，并倾心抚育。源氏内大臣心中犹迟疑不决：“如何是好呢？真个接她来吗？”大堰哪内，他不便常去。惟有赴峻峨佛堂念佛之时，乘便去访，每月欢聚两次而已。比及牛郎织女，略好一点。明石姬虽不敢再有奢望，但心中怎能不伤怨别离？